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二十二回 黃孝子割股醫親 陶萬一良言勸妹

話說黃心齋苦求醫方，將藥取來，自思道：「他日之方先生費多少斟酌，還無益處。今日之方，先生不過是應酬而已。若照前煎服，吾母之命，明日休矣，如何是好？」躊躇半天，前誠齋之恐兄遭害。在獨立一時見其誠，有許多顧慮。今心齋之為母醫病，在躊躇半天見其心，有無限憂思。又自思道：「人有雲：『割股可以療病。』吾何不試之。」心齋之心，取望母遽愈乎。實則無良方，聊以割股，庶挽母病於萬一耳。遂焚香於天地牌前，取了鋼刀一把，跪於神前虔禱曰：「吾母之病，吾之罪也。求上天網開一面，吾母得愈必當眾善奉行，略贖前愆。前其弟禱神，甘以身代而贖母罪，今其兄告天，願以行善而愈母病。心齋誠齋何其如一，真難兄難弟也。連連叩頭，淚滴滿面。滴滴是血。」者時星斗之光，明於日月。孝光發現。黃心齋將衣袖折起，在臂上割肉一塊，不顧疼痛。只知救母，不知有身。入藥內煎好，陶氏服後，忽然神清氣爽，身力亦足。孝子血肉，十全大補。遂起身而坐。噫，此療病之神速是誰之力也，縱不知割股之舉。亦當念侍疾之勤，為後母者，果無一點慈心乎。黃心齋見其母藥後見效，少覺寬慰，可見割股入藥時，猶不敢生一必愈之想。便請問母食。陶氏見他臂上鮮血滴滴，遂問道：「你者胳膊上怎麼流血？」黃心齋道：「者是昨日取藥時候，過於慌忙，被門限絆倒，將胳膊碰破，所以流血。」愈隱愈真，孝之至也。

正說中間忽聽有人叫門，至誠未有不動者也。黃心齋出來，將門開開，卻是他舅舅馬元龍。讓到客座，馬元龍亦見其血跡，及問其原因，依然如前之答。不時陶同亦來，直至客座，與馬元龍相見道：「巧極巧極，神使之乎。馬兄台早已到了麼？」馬元龍道：「亦是才到，陶兄台不用說是問病而來了？」陶同道：「雖是問病，亦是有件奇事特來訪問。」馬元龍道：「甚麼奇事？」陶同道：「為弟夜間偶得一夢。」馬元龍道：「暫且莫提，弟亦有一夢，不知相同否？可書於手上。」說夢不為奇，對手方見真。兩相對證，陶同道：「可已可已。」二人各取一筆，兩處寫畢二人一對，大笑道：「何其巧也？他倆手上皆是孝感天地四字。馬元龍道：「者字相同，不知景象相同否？」陶同道：「弟夢中見彩旗排列，有許多人，吹吹打打，抬著彩亭。上擱金字匾，匾上是此四字，直抬到他黃家懸於大門之上。」閭里增輝。馬元龍道：「所見一樣，必有奇事。才剛見心齋臂上，血跡淋淋，及問其原因，所對之話不足取信。莫非他是割股奉母麼？」誠然。陶同道：「不是不是，他乃前子，焉有此心？」的是繼母舅口脛。馬元龍道：「等他出來，何不一問。」

說著那黃心齋也就拿著茶壺，出來獻茶。馬元龍道：「你者胳膊上流血，非是碰破，乃是割股療母之病罷？」說著便將心齋之手拉住，折起袖子見他臂上用布重重封裹，解開一看刀痕尚在。孝亦長留。遂道：「者不是割過的形跡，還瞞著甚麼？」黃心齋料也瞞不過去，便實言以告。陶同道：「吾甥孝則孝矣，惟於儒道似有缺欠。」愈抑愈揚黃心齋道：「甥心何嘗有孝字，但聞人說，如此可以療親之病。昨日無可奈何，不得不如此，若說是孝，甥心絕無此想。」陶同道：「雖無此想，此形現在，吾恐難免他人議論。」愈抑愈揚。黃心齋道：「謂甥不孝而已，甥又何惡其名呢？不孝就是不孝，吾母活著即好。」與其弟誠齋所說，望母好了即好，一口同心，並無親後分別。馬元龍道：「此乃誠心所感。」從親母舅口中，一言證明，方見孝之真處。若有意取名，亦難見愈。至論。陶同道：「心齋到院中告訴一聲，就說你二位舅舅來看你母親。」黃心齋前走，陶同隨後，馬元龍以不便遇見，故未進去。陶同兄妹相見，自然將病之始末，問答一遍。陶同道：「吾妹之命，非心齋誠心所感，咱兄妹難以相見了。居然變成親舅口脛，不愧萬一之稱。便將心齋之事說了一遍。」陶氏不覺涕泣道：「吾兒果然如此，是誠生我之人，後必另眼看待。」毒心頓除，天良尚在。陶同道：「說甚麼另眼看待，後與誠齋看為一樣，莫以先後介意。終久不移，那便是了。當日若將此子折磨死，吾妹今日何如？」陶氏道：「前話休提，吾的心不是鐵打的，也差不多。也不用再三囑咐。」陶同道：「非是為兄多言，吾妹性體，吾還摸不著麼？你若顛三倒四，仍無定性，可以自問自心。」陶萬一直言勸妹。刺入心腹令人起敬。陶氏道：「你喝了酒了麼？怎麼黏黏絲絲的？你不用在此氣我，各人去罷。的是兄妹口脛。吾橫豎總不能難為心齋，去罷去罷。」陶同告辭出來，忽又返回道：「還有一事，未曾告明。」陶氏道：「甚麼事？過日說罷。」陶同道：「等不的過日說，者說了罷。」遂將他與馬元龍兩夢相同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先訴割股之真誠，次陳吉夢之巧合，陶萬一居然視心齋為親甥矣。陶氏道：「可是怎麼者麼巧哇？」此乃天緣普巧，非人能知。陶同道：「等著罷，早晚還要享此子之福哩。為後文伏線。莊內有一家聽說此事，不覺思慮起來，不知其人姓名？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大凡人之疾病，皆可藥醫。惟妒毒之病，非割股不可癒，何也？妒毒者恨也，恨則有良之象焉。良位於丑，丑不辟則寅不交，寅不交則人人生。一割股則釋其恨，而天開。天開而丑辭，丑辟而寅交，寅交而人生矣。然一有顧名之心，而不出於至誠，病亦難癒。蓋地辟於丑者，真實無妄，而非矯揉造作者也。此割股之可以療親，而親之所以有愈不癒之分也。然本驚天動地之事，故心齋一割股，而有孝感天地，旌其門閭之合夢，冥而非妄，幻而非假。至今過其裡心嚮往之，彼陶氏之妒，即匿於誠齋之口，終難免於清議之口。然因陶萬一之勸阻而妒心盡除，上天亦不罪悔過之人也。

理注：

黃心齋割股奉母，雖是一陽補陰。化去陰毒。此一段不可泥於金丹之說此原是□二帝演出忠孝傳奇之筆法，是化三教人學者孝感天地，用意即是成仙佛聖賢之根基也。

偈雲：

孝感天地三教用，莫忘君親於祖宗。